

大復集

十三 止



門一十 16  
1205  
13也



大復集卷第三十六

行狀五篇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梅溪公行狀

梅溪公卒其季子景明恐逸所行事將御哀為  
狀求當世學士大夫之譔越二旬母孺人又卒  
益墮惑不能言也又踰時乃自念曰天弗諫下  
迺子二人予小子敢廢先人之德使學士大夫  
靡所論譔在我後之人靡所稱述豈非大罪哉



遂涕泣為狀曰公諱信字文實父曰鑑母劉氏  
鑑為陰陽學與術典術公有五男公第四子也  
其母大父大父皆世居信陽之梅黃鄉為農家  
縣徵其子弟為學士書吏輒懼而深避匿之典  
術公少時縣求之急其父又欲匿之典術公曰  
丈夫出當有用安得久匿也遂乃入城而公時  
亦稍露頭用鄉人識之曰何氏世厚積不發發  
於典術公然其四子當益大也吾黨皆下矣典

術公嘗權明港巡檢有侯郎中者暮過宿亭下  
怒芻不具公時為童子入給芻侯郎中見其有  
儀試之屬對又有奇語乃釋怒謝曰予弗知汝  
有子也公既長典術公使任家事不使為學生  
公乃與同里王憲閻禎等結社瀨水上曰賦詩  
飲酒期以此自終而公舅父盧翁者有鑒識能  
術也嘗謂公曰汝三十當出樹德立聲後當有  
官然早不顯也至汝子有顯者矣久之公亦以

才謀不少誠嘗念盧翁言及三十藩司辟為承  
差其責令嚴不可脫解公曰命也果若外翁言  
矣夫立身在人不在地也承差雖卑予何耻就  
之邪既為承差見為承差者皆富子弟縱侈弗  
循矜炫衣馬而已餘則又早賤汙甚乃耻之弗  
與群日檢脩飾文雅以自獻而諸藩使亦異之  
也布使政吳公節者最奇公嘗引與畫計每事公  
一發端必繫節補善曰吾老秀才吾不如也會

陝西告災京師發粟萬石自漕河舟至衛輝而  
令河南陸移于潼關是時河南亦弗孰惟南陽  
汝寧稍熟也乃下令南陽汝寧發夫萬人驢萬  
頭供是役公聞之不可曰是將敵河南而緩陝  
西之救矣不如出省藏馳一吏使入糴關內然  
後下令南陽汝寧之夫使人出銀一兩而給粟  
一石且免其役是一吏代萬夫之勞千里活一  
旦之命矣此兩利之道也於是吳公卒從其議

而後夫皆喜曰

獨吾死是

皆樂出銀與官無肯

受粟者也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皆蒲伏進謁獨憲使陳選長揖立不伏直乃捽選下選厲聲曰太監至尊天子法司已而又使都御史移文郡縣取名馬都御史持紙筆自書然手粟不能執筆顧左右皇汗又不敢令人代公在旁曰此一書吏事耳都御史大臣不當煩都御史乃奪筆代都御史書故其後凡論仕宦

必曰陳憲使男子也而高官有污行者輒羞稱之為承差嘗董大役其連輝府也有羨金五千以詣吳公吳公駭曰何羨之多也夫汝羨出者而私之誰知者也公曰吾聞之凡私者戒公利者近害今羨出于公也五十至厚利也吾私之將無戒公平利之將無近害乎是以不敢有也吳公曰然吾亦弗可有之也於是公乃請以賑河內饑人焉公兩為驛丞不以庫官自貶有威

嚴厲氣義不少下人人亦相下之在會寧會貢  
獅番武官需求所過吏吏無不按筭者又為先  
聲使縣官以下除道郊迎公獨不出武官至則  
讓公公立數之曰邊臣以蕃夷貧疾恐患所過  
吏故以汝監之而汝反教之為患耶視其符給  
餼食餘無所與後武官果敗併盡逮所過吏而  
公獨以抗武官弗逮也會寧三年以內憂去已  
而復除渭源渭源有大滑李氏三衛軍圍其舍

能彎弓破圍出縣令大懼公乃以計縛之歸縣  
令縣令駭且懼入而甲乃敢見也公故病足疾  
病則累月不起嘗鬱鬱思歸言曰夫所欲於富  
貴者可以厚身也然敵身以求富貴於富貴厚  
矣於身薄也古人有忘身者以圍不朽也富貴  
豈不朽者也子壯而有志思少自試故不羞庠  
官夫善嘗酒者餽糟得之矣久于宦非子所稅  
駕者也在渭源又三年值御史行縣縣簿下至

驛郵之吏悉徒走奉與馬馳五六十里公乃浩然嘆曰可以去矣吾自為卑役至歷官未嘗一日屈也今不能為御史徒走遂捫足疾求罷官還矣然在官貧甚無匹馬而臨洮守李公紀者饋之車馬以還既還治居城西溪水上岸植梅樹日造吟其間號梅溪居士有詩百篇為梅溪集居常論地理卦象推時日運氣以為陰陽之大順四時之紀五行之布吉凶災祥繫之不可

遠也公有子四人長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次景暘舉人以景暉又次景明景明既舉進士為中書舍人三年值正德丁卯自以道不立欲修學近親乃請病歸景明歸又三年己巳夏公遘疾將卒召景暘景暉景明來曰吾昨夢子父招我我殆不起矣景暘爾即長我家仕則思有以先我汝念哉曰景暉治穡事以厚其家母外有慕又執景明手曰子之先雖無有大顯聞

然世皆畏者夫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  
長子先祖有積矣予其導之爾輩其廣之子勉  
哉脩學明儒汝弗可有讓焉言已卒豈不痛也  
初公娶盧氏繼娶李氏盧氏者盧翁廣女也翁  
成大同歸以女妻公公嘗稱曰盧翁事石將軍  
有功將軍欲官之翁曰願罷戍歸為農夫不願  
官也既歸外母嘗恨之曰始從石將軍不歸何  
患不貴乃自苦為農翁笑曰石將軍何能若我

也及石將軍敗翁哭之顧外母曰爾謂我不從  
石將軍今將軍欲與我畊隴上能得乎盧氏配  
公有賢操然早卒李氏孺人者其父本山東人  
官於南京有二女子教之誦女訓習婦事長即  
李氏嘗寓羅山盧家與盧翁通好兩盧氏家往  
來相善也會公喪盧氏盧翁為擇配曰李氏女  
賢吾知其命貴當有封求配無逾李氏女者李  
氏孺人適公大仁惠篤儉終其身不易為景暉



景明乃其出也又生女適孟洋以進士為行人而景韶景暘則盧氏所出欬弱齒即見遺也皆養于李氏又有孫男六長士為學生孫女六長適張氏子餘皆幼也公生正統辛酉卒正德己巳四月三日李氏生辛酉二月十五日而已巳四月二十九日卒皆合葬盧氏墓於西山之麓公自游宦及謝歸六十五年而當正德丙寅皇上御位詔以景明官封公為徵仕郎中書舍

人封李氏為孺人男景明日何氏之先有仕羅田者元季因籍羅田高祖曰太山始避紅巾携母至信陽高皇帝兵至建紅旗一白旗一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我民立白旗下太山乃立白旗下太山生海行曰隆二其兄隆一為力士于南京行訣于第曰吾即是役不以遺累爾子孫遂去終不相通不知其子孫所在海生三子次子鑑即典術公始開宦端典術公子曰仁義

禮者皆力田無外事第五子曰本才邁使氣為  
學生早死而梅溪公在諸子中最有立諸兄弟  
生養之卒皆為舉其喪其建事明幾薄貨利遠  
聲色重然諾好施與砥行厲節百折不毀雖古  
人不遠讓焉夫梅溪公其起家裕後之祖鄉里  
之馮心矣而二母事之可謂合德景明不類不能  
廣志紹德又少不盡識所履歷謹記其所嘗聞  
見及鄉黨傳者著于篇俟學士大夫采之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李公行狀

公諱祐字宗吉別號三川曾祖明陝西鞏昌府  
安定縣人也洪武間舉懷才抱德為御史已坐  
事謫河南 同府護衛經歷子曰伯仁經歷公  
卒于官伯仁幼且貧不能歸也因家于官所由  
此遂世著開封府祥符縣籍矣伯仁生孜配史  
氏生公正德庚午 今上上 兩宮徽號推思  
公以子茂元封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

配高氏封安人公幼即端整不戲四五歲能誦  
詩八歲而知學善屬對十三四學趙書又善大  
書草書皆無弗工也長讀易習舉業思起科目  
父母懼其弱而致疾也強奪其志自是常鬱々  
志不悅耻事濃賈乃益閉門務學誦古書求徹  
大義以至刑名醫卜星曆算數之學亦無不深  
究其說嘗手授茂元易詩讀之曰吾恨未能以  
儒致身惟汝力學以畢吾志初公父孜家頗饒

然能任義散予不貴償負以是家漸窘矣既歿  
貲益蕩盡公年方十七八且孤孑々無依力營  
幹勉終大事不見其匱徃忍慾不畜勝御終其  
身布衣蔬食不易也然延師教子暨賓客之禮  
則靡弗厚者有人竊公亡金一鎰知其人不發  
或曰曷訟諸公曰安然訟也訟而必論以盜金  
亡可復積受盜名百世莫改也且彼非亟困曷  
以至此吾安忍訟也遂終不發處家甚閑僮僕

雖少者莫敢足中門犯者必斥遂之外內肅如也其奉繼母賈氏撫義弟善以孝友聞于鄉人接人甚謙恭笑語衍々款合而議事理談世務又侃々無所依違常至屈人人有過必正色質之不少假鄉人不善者疾之而善者敬憚焉公生景泰丙子二月十三日卒正德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年纔六十耳生男子四人長即茂元弘治乙丑進士今為禮部郎中志業甚著次茂魁

茂先、卒次茂才為學生女子一人適同邑王金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卜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葬于汴城西鄭門外茂元曰先君子自封官以來甚優暇康強聰明壯者弗及人曰先君也已而泰天之所以祐善人者固不爽也安知遽以微疾弗起也豈不衰哉夫先君子生也用心苦而志堅其於事物也必究思必底績造詣晚而益深明于當世之務然無位弗獲施

也今也已矣豈不哀哉景明與茂元為親友茂元謂景明曰先君子非當世尊顯之譔無以發揚使不朽也景明乃次叙茂元之言以俟采擇

### 亡兄行狀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得其歡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

字父嘗不悅俟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警曰為誰也兄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食諸友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續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矣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

也今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解  
舍蕪穢不治吏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  
弗為已也乃版書政條縣門民始相顧曰令  
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觀兄察役者悉寡弱  
役且重也問之皆廛居無業者也而其強富有  
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不復能制  
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者得  
免而何以令為也乃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

者曰聞新令善苦矣可叛約也乃利率來請役  
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  
陵以之委積輿皂常滯月不得去而今日走道  
路不能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  
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  
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留之曰令  
茲行必遷則奪我父母也願以終惠我也已  
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嘗作

書與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為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

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景明何教忘吾兄也謹繫記所行事求大史論撰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叙

明紹興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陶

公行狀

陶公韓永淳字質夫號曰樸菴上世由宋汴來徙松江華亭遂世為華亭青林人高祖嗣宗曾祖羽祖蒙皆隱不仕公六歲而失母鞠于外祖

呂公少雖甚單窘然即有志氣不逐群兒戲長  
益嗜學嘗讀書南禪寺閉門誦習趺坐中夜聞  
然若有深獲已而出入默念不輟人莫得識也  
于是試補郡學弟子員提學御史嚴公詮者大  
奇異之時弱冠也名翹然起矣天順壬午舉應  
天府鄉試中成化丙戌進士初授魏縣知縣以  
制去任服闋改南和縣、民王氏家饒于貲有  
利之以為功名者誣以妣言公曰夫已樹利而

種人以死禍是可忍邪乃為白之竟全其家歲  
屢告凶能發粟活民濟者甚眾又嘗請于朝

建宋廣平祠曰明揚先俊風學典弗可缺也於

是吏治彬彬稱于畿內然其治不近名求事之  
集無瑣務求弊之釐放甚近民去而民思之為  
刻石頌德始御史屢上南和令治行或又請更  
調邪臺吏部乃以勞績久以轉紹興府同知同  
知常攝行府事鋤治暴強植立孱弱剔蠹洗冤



鄰郡事有弗能決者皆以委之無弗片言以獲  
其情立斷以成其獄者紹興六年以迂于暢御  
史暢御史嫉之乃移疾歸後暢御史敗或勸公  
直之公不答也都御史佖公大噐之乃白于  
朝俾以禮致仕為公自舉進士人見其材氣辨  
達謂必致大用然弗得意于時宰故兩調縣令  
不得內補及御史上其治績則又以為紹興同  
知名擢大府貳而實遠之紹興<sub>治又</sub>遇暢御史

以故連蹇湮滯卒不得達故人咸曰陶公弗能  
自致大用要非命耶然公有子曰驥為行人公  
來視驥適遇今上兩宮微號推恩進階  
朝列大夫躬拜命于朝人又以為異數也公  
之罷官也日與其所厚善徜徉九峯三湘間觴  
詠為樂賓客至門罄歡款享劇談古今琅琅傾  
聽或無賓客與其鄉人亦宴笑終日好蓄石書  
帖能作歐字晚卜葬地彭家庄山水佳勝心甚

樂之乃預治棺斂且築壽藏焉正德癸酉九月  
九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配王氏有賢德先卒  
太常卿夏公甥也子麟臨江府檢校女適陳觀  
繼配李氏武功千戶安女子驥乙丑進士禮部  
員外郎女適相堯臣次適唐琰次聘許康孫男  
四長孝次友俱縣學生次媵次睦孫女三長聘  
朱氏子麟出餘皆幼驥出曾孫男一一元孝出  
公篤孝友嘗以父母未被封贈屢上疏陳乞兄

永洪不能自立養之終身歲時祀祖先已必祀  
大常夏公及其師諭德陸公坐主文和劉公其  
弗遺人恩義類如此驥初聞公病即乞歸省歸  
而公已卒弗及見也乃卜以明年 月 日葬  
於彭家庄驥泣謂子曰先君善事甚衆不肖弗  
能詳也夫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弗遠皆  
不肖罪謹述其一二請為行狀將以求銘著不  
朽焉驥又稱其祖竹軒公精易學其高祖在洪

武與袁陸為文字交及其先君子厚相與者皆天下名德積累從來者遠矣然驥亦尚文學能取天下士豈非其家法哉可謂善承其志矣予與驥同直內閣制勅房為寮友故得論次其先人行事俟當世名公大人采焉

甯母朱太夫人狀

太夫人姓朱氏諱忠溧水知縣甯公賢配也其先為山西稷山人父曰旺永樂間從戎定邊衛

因家焉旺與甯公父剛友甚懽約為昏太夫人由此遂歸甯氏其歸也事父母曲盡孝敬門內之事一以力持之仁下篤族內外咸稱為女丈夫云甯公為士夜讀書太夫人必以女紅相之夜分甯公嘗倦思寢太夫人曰吾女紅未畢也以此辭之欲以相甯公誦讀不倦又時々蓄旨羞俟甯公夜讀供具之甯公中成化辛丑進士為深水縣知縣既召內也而病且卒太夫人召

子河慰之曰女不能忍爾父邪踰哀莫益也汝  
未有立汝父不瞑也汝恢汝父遺業斯為不忍  
爾父矣乃為延師使執經授學而大夫人經營  
其家甯公有友主事楊奉春暨其弟舉人奉新  
二人者早死也有父老在堂甯公業心許終楊  
老揚老之終也甯公弗克及也太夫人謂河曰  
是汝父志也今弗可以已也於汝殯之甯公置  
有地一塋大夫人躬率力時藝麻菽瓜果蔬菜

地無遺利而家致饒裕大夫人見河慷慨多交  
游喜之不恡所需子嘗誨之曰吾無患汝之不  
交也患汝不善交爾河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戶  
部主事會逆瑾用事新例謫臨漳知縣未幾轉  
德州知州適大盜起能攻守保州人將臣大吏  
多倚之尋升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信陽迎養  
太夫人于官太夫人老疾篤河疏病歸奉大夫  
人還疾益篤囑河曰吾也上則汝父之成也下

見汝之成也見汝子又將有成矣吾無恨矣惟  
汝之單嗣妻孥群小毋失恩教毋輕夜出毋縱  
飲毋遐遺故舊吾沒之後毋為佛事言竟迺絕  
生正統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十年  
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七歲子一人即河也  
孫男子四人曰平曰中曰半曰巾孫女一曾孫  
男一曰憲即河以是年 月 日卜葬河曰嗚  
乎亡父之仕也未六年而逝河輾軻于途靡有

定吾母也艱關振家茹辛履厄以收相夫教子  
之功而河也尚不能致 錫命于母今已矣豈  
非終天之恨乎謂景明曰吾母非當世尊顯之  
譔無以使下朽也子雖未識河然子知子母子  
矣幸狀之河之兵備信陽也信陽有數祭民主  
寇行權于鄉者數十年矣細民安其害而大吏  
莫之敢庶兵備至悉芟之始庶祭民杜氏杜氏  
奔之京託勢者人護見之兵備見之曰是杜氏

邪左右曰是即却護者出置杜氏死法又曰大盜之行無塞障也乃城數城咸鉅麗百萬之工弗踰年舉民忘其勞官不知費兵備敢任而不憚害好義而弗撓曲憂公而不慮身善察而不煩喜事而能集民曰父母吏曰鬼神其引疾歸也吏民士大夫踰數百里送之皆涕泣嗟呼不忍去後郡縣人皆生祀之嗟哉何以獲此邪昔滂有母澄清之志行軼有母忠謹之節立若兵備者非太夫人之教邪太夫人可以不死矣子未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然以信陽人知兵備及太夫人之事乃畧叙述以俟作者采擇焉

大復集卷第三十七

誅贊祭文雜著共三十九篇

方竹先生誄

并序

先生謝遯訃音奔告大夫篤孝幾墮幾絕於是  
同年生汝南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  
逖聞書之素旌聊以寫哀

嗟、先生含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  
厥震齊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辜

游心恬澹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  
憇遺弗俾生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駟  
乃造玄室風悲日冥殲良萎哲有子大夫高駕  
脩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譬木之孽其發愈速  
恣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何戚何愀嗟  
先生

姚希哲像贊

行以支成身由武甄今之俊士古之善人忽覩

其形宛然其神不愧前脩裕爾後塵嗚呼此我  
兄希哲之貞

蕭惟一像贊

松鶴竒姿岡陵福履終奉高堂早遊泮水名在  
義門風存仁里白首一經青雲有子

周孺人贊

松筠之操蘭蕙其華義方淑子苦節成家有脩  
者鬢有頊其珈慶源旣積壽筭攸遐



祭亡兄東昌公文

某月日中書舍人何景明乞病歸自京奔亡兄東昌通判君之喪致奠而告曰嗚呼吾家自始祖有籍世服畎畝耆齒不造郭童子不入市遠先祖父興乃知好儒尤通陰陽家術於是郡舉典陰陽學始有敝廬於城而吾父繼之門戶稍著父思以儒顯厥家而自以舉業未遑也屬之吾叔然吾叔又早死也當是時兄且弱冠也慨

然有立志終日下帷歲不窺圃讀書過目即成誦為文操筆若宿構人望之知丹穴之雛志在千仞而渥水之駒心越萬里也及得省薦父曰儒業果有徵堂構可弗墜也既十年不得志於進士家風之厚儲稍見迫窘而父亦罷宦羸囊單車卒勤來歸兄乃益砥志嗜脩不少貶屈左右奉父承以顏色父亦靡有弗豫者也然是時二兄學已就緒予亦從父旋兄從容談之曰小

弱弟可教也遂口解經疑手授簡策朝啓夕勵  
不得相違弗逾載二兄泊弟同舉於鄉父謂吾  
門當自此興也逾年兄遂令巴陵逾三年弟仕  
于朝又逾三年兄遷東昌父母之慶兄弟之好  
方以為慰孰謂吾兄死也始在巴陵聞鷄通衙  
執燭視事風江雨湖晨塗夕舟坐不溫席寢不  
緩帶予視其勞瘁竊懷憂惕然卒無恙也至徒  
東昌官尊而事少屬衆而職專吏有所告可以

臥應予謂今之逸固以報昔日之勞也嗚呼孰  
謂吾兄死也死之先一日作書遣吏來京視第  
第方與客坐語得書讀之至再且以徧視坐客  
有頃僕進報兄死第叱之僕頃復報兄死弟猶  
以為僕之誤聞也嗚呼孰謂吾兄果死也兄器  
度沉靜果於行義善類朋趨邪黨歛避正色近  
信不為矯飾兼之加志窮民秉心在公名位當  
不量也年未至而施未光天即奪之何也嗚呼

父母俱存兄弟仰賴男未及婚女未得嫁吾兄  
何遽棄而去也前月嫂奉柩歸至西平復生一  
男弟視之眉目宛然類兄也前抱持曰哀、遺  
腹兒淚下不能忍已復視吾二姪長者就外傳  
嗜書耽紙筆自絕群兒幼者頭骨稜起能對客  
讀字退而又私喜知吾兄有續也嗚呼吾家自  
有兄前有彰後有述所望于來者謂何而今至  
此也兄昔與弟書曰弟當志天下事大吾家者

弟也然弟薄弱不堪世事歷官五年寡合少朋  
才不逮聞名不任毀且夙志幽寂不慕榮耀又  
多疾益踈宦志茲得告歸自甘草野上承二親  
下奉寡嫂至於子女之養父兄尚在必能得所  
無俟於弟、惟視其成立以畢兄願也嗚呼死  
生恒數兄功名垂於郡邑孝廉擢於鄉閭可不  
不朽也子女雖少已有成人之漸可不憂矣兄  
復何恨但吾生者之情抱茲痛烈悠、日月無

窮已時而兄固弗聞也嗚呼哀哉

祭李默菴先生文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聞默菴先生  
李公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  
于公之靈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  
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  
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  
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明

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  
恩耶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  
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  
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  
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  
曰汝視子貴邪它日是子貴奚翅子邪然我所  
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己有若  
此邪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

邪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邪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天子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子者豈在報邪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

弗達所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艱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呼哀哉

祭董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員茂俗以肆志薄仕以明有事勇退以示所止行義始終備矣夫知有所必厄而鬱有所必伸故士之直撲

而弗曲飾者恒受顯棄而寡陰禍先不足而後  
有餘先生讎惡而摘過急難而緩利出不賄官  
君不質實而艱遇靡合貴恥謝速則已厄矣然  
繼者有令子以廣其志以發其祥厄未極而所  
伸者厚矣夫娛日之寵有際而後身之享靡窮  
先生又何缺焉傳言天不滿山岳歸地不滿星  
辰見然則物之所歸而見者必其所不滿者也  
先生又何疑焉感茲驟驥愴焉悲泉臨風一觴

敬弔先生

祭高鐵溪先生文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  
金聲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  
作我後人視此大方巋然依歸遽爾淪亡夜雨  
草堂淒風總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  
明月自來楚夢招魂百代同哀

祭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張公文

嗚呼昔公之于先考隣比莫逆公之仲子今都  
諫君也及先伯兄又申之以婚姻之好景明於  
都諫君同年進士也豈非世契誼哉公今逝  
也先考之亡也八年矣先伯兄之亡也十年矣  
愴念生死通家同情投涕興戚寧有已乎惟公  
仁厚與物殷勤起家食享子積以高年終公可  
瞑矣夫都諫位業日茂而不肖亦守恬懼墜先  
烈公之九原見先考伯兄必相語若平生也

祭岳母文

嗚呼惟我岳母慈懿為德勤儉成家既獲既食  
不驚於葦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晚也  
誰濟昔翁之亡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  
臨風醜觴臨河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唾盜文

予抵求寧吏役無郊迎者造館供具不設寂無  
與語始入城門視其不禁槩夜不聞鈴杵之聲

虞有盜戒僮曰未聞城隍而盜者然子猶飭門者堅封鑰舉火周垣燭之及其室奧處命僮宿中室夜半僮忽大叫曰盜持杠去矢起視盜入處見其壁皆編竹為者飾以土灰故盜得踰鄰墻斬壁開門以入子徐思囊中無他長物惟所服衣并書六十餘卷書則子甚愛者旦有來告者曰北城之江有箱委于岸空無物獨書朋狼籍水浸其半命收視之乃子裝蓋盜發之盡

取其衣服去而留其書幸而留吾書盜亦仁哉夫盜欲以利大貨者也雲南人稱多異產至其地必購香水珍貝犀象齒角怪石金銀之屬以還盜豈以是貪我邪盜亦誤矣凡善為盜者望其人占其富貧相其室占其虛盈故盜無不得筭無不成茲盜持吾衣服之則不獨其體賈之則敗其迹雖不利於子其利於盜也亦淺矣是豈善盜哉子既仁其留吾書復笑其不善於盜



文以唾之且告邏者蹤跡之其言曰

孟冬始魄永寧官署爰有小醜隅伏隙覷弱我  
寡衛出我不預越鄰穴垣以我裝去來歛其聲  
徃滅其處晨有告者北城之隈箱委簡帙狼籍  
江隅持我衣服猶存其書、吾甚愛焉恤其餘  
后皇植生小大有職農樵在野工商居國弱不  
見陵強不容力胡為爾盜恣乃奸慝厥初賦質  
化溥施公洪纖羽血均帝鑄鎔何下愚吝何聖

之豐胡為爾盜自叛其同嚶嚶吽嘯晨昏顯伏  
窺伺戶牖依傍草木鼠竄狐疑狼啖狗逐百態  
為妖十巧呈侮啓竊堅閔發敗深蓄一蹈法章  
魄褫躬戮爾之不懲其侮局贖善於盜者搜幽  
索黷貧富虛乃盈遇之即誥爾胡弗靈乃昧所探  
珠犀璠瑁溢筭充函爾不是取而胡我貪人謂  
爾盜我唾爾憨嗚呼野外且不可劫而城中是  
虜小民且不可于而近臣是侮爾頭可截罪不

勝數著之十章聊告司捕

壁盜

壁盜者一足壁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  
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  
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  
及其數壁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  
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  
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

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盜稱善  
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  
相與大笑懽喜不知壁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  
坐道上壁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  
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道去壁盜顧乃得全  
貨歸

獸紀 并序

何子曰予惡世有昌名狗利祿相欺負而寡情

實者焉聞客有談二獸扶者類其人作二獸紀

狐

狐善媚嘗藉虎威以懾群獸一日衆狐食絕將出野求食畏他獸凌蹙乃謀於雄曰當復從虎出也雄曰女胡自鄙小也虎投寧過我也群狐及自從虎出雄者即尾其後呼嘯告噬群獸者群獸見虎來皆伏不散視衆狐得食返笑其雄曰何復從虎也雄掉尾怒視曰汝謂群獸伏者

爲畏虎耶

猥

後善接猥亦後類惟跳蹙無他長技山之奧有洞洞多貨物猥弗得自致也謂後曰爾後上探出之吾下守之當其利也後攀水蔓上取而致之猥猥悉移置窟中後既下猥無有也迹之至窟傍曰貨安在猥據窟嘯曰貨吾固有者爾何得有也呼其群相毆躪後後曳臂去

讀精華錄

偶讀山谷精華錄見和東坡西湖縱魚詩因次其韻作觀打魚詩又記後山曾有和東坡此詩大類山谷及檢其全篇即山谷者也但多一篇耳又後山集中思亭記他文選者未之詳耳然二作今亦莫辨其出誰手也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皆謂似杜子美固予所未喻也精華錄任淵選者其所擇取多不愜人意而自謂上選也何

雜器銘并序

子讀古鐘鼎盤盃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捕迹有至教未器有鴻法君子察名繹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將不在是哉予室雜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予以其且日存覽志氣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儆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嗣汝光

几銘

斬其曲脩其直是馮是式惟爾之德

拋銘

夙興夜寐無顛倒我衣無頰無覆無替厥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據尚鑒

茲哉爾心是茹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  
之斷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畫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通

枕銘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瓶銘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四箴并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

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  
身之不脩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  
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  
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  
也懲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  
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望人者衆人也聖人者  
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  
於是著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柱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微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盜也汝省其

微以至其道邪亦其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達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蠲雖則汝慕達孰汝遷毋勞思賄賄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疚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子毋以毀譽而喪厥守子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  
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  
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  
以玦珮也環還也玦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鵠類鳧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鴈

鳧弗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  
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  
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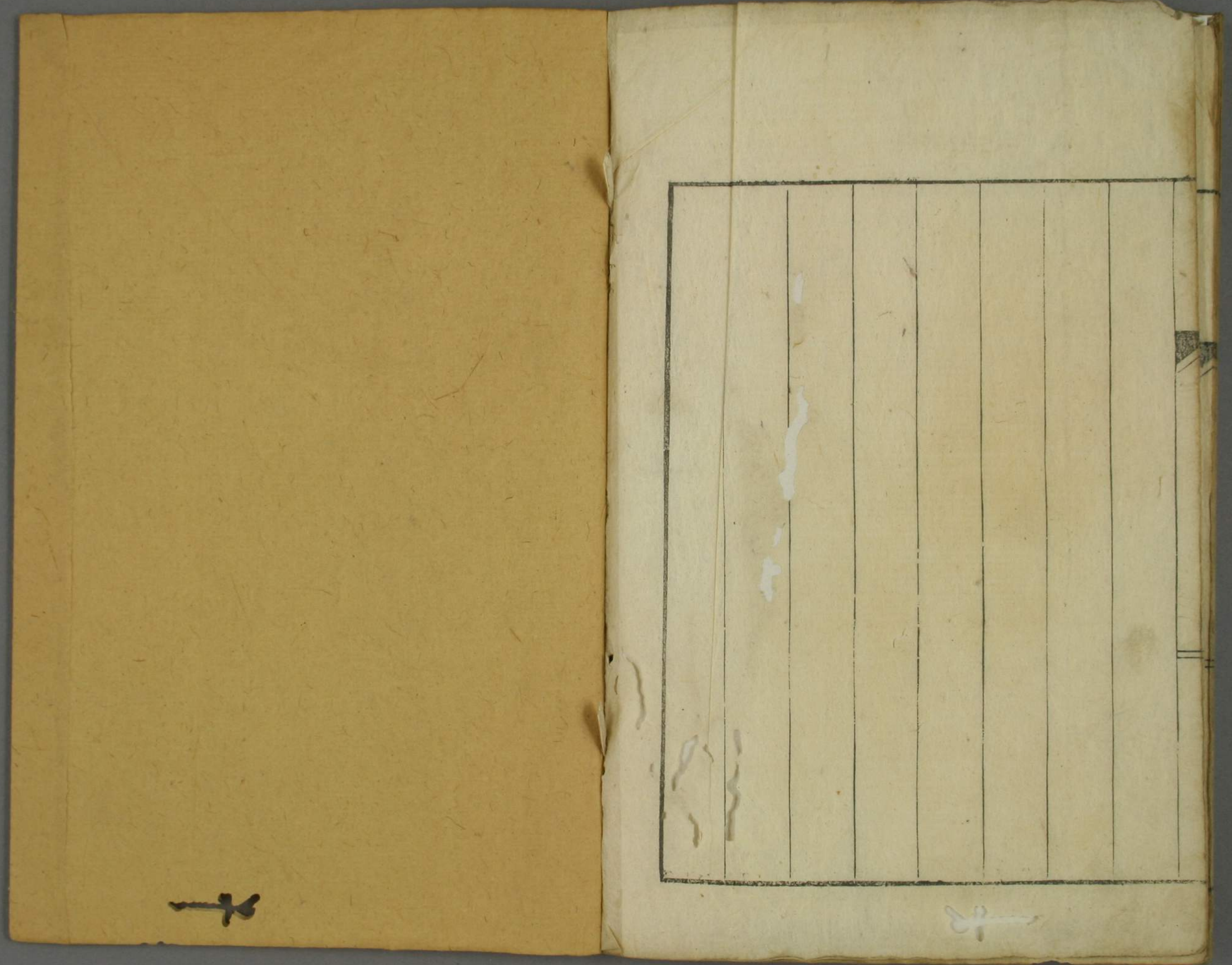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扈  
匪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  
屈



諂似恭吝似儉諂則不恭、則不諂吝則不儉  
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散則知雪霽  
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  
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十

十

